

左 品 著

南方共同市场 一体化研究

STUDIES IN MERCOSUR'S
INTEGRATION

 復旦大學 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丁铎尔中心资助出版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3YJCGJW017) 的阶段性成果

南方共同市场 一体化研究

STUDIES IN MERCOSUR'S
INTEGRATION

左 品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研究/左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309-12616-7

I. 南… II. 左… III. 共同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846 号

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研究

左 品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01 千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616-7/F·2315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动因

地区主义 (Regionalism) 的兴起和发展是“二战”后国际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原本是一个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政治概念,常常是指一些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将一体化视作国家之间经济联合的观念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形成的,特别是欧盟 (EU) 这个新兴政治实体出现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受到广泛关注^①。目前,地区主义主要表现形态是广泛存在的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只有欧洲一体化启动时间早,管理机制较完善,并与经济学家巴拉萨 (Balassa) 在《经济一体化理论》提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较为符合。在巴拉萨看来,国家经济体的一体化通过消除国家间限制相互间经济活动的障碍来实现,比如消除关税、限额、汇率控制、移民限制等。根据参与国消除障碍的程度可以将区域一体化分为“关税同盟”(CU)、“自由贸易区”(FTA)、“共同市场”(CM)、“经济同盟”,最后达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②。如表 1 所示,在从“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

①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95-496.

②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and Realit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Richard D. Irwin, INC., 1961, pp. 2-3.

场”“经济同盟”以及“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成员国在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共同对外贸易壁垒、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货币、财政政策等领域实现经济合作的程度不断深化。

表 1 区域一体化的几种类型

特 点	减少彼此间的贸易壁垒	共同的对外贸易壁垒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货币、财政政策
自由贸易区	有	无	无	无	无
关税同盟	有	有	无	无	无
共同市场	有	有	有	无	无
经济联盟	有	有	有	有	无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	有	有	有	有	有

拉美地区一体化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从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到圣马丁(San Martín)都提出了拉美地区主义最早的雏形——美洲团结和合作的思想,然而因为缺乏相应社会经济条件,这只能是一种美好想象。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自1948年成立后,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制定了一整套有关拉美经济发展道路、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即发展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拉美一体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Im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 ISS),具有鲜明的保护主义色彩,侧重于南南合作,强调经济自立、自救、集体自力更生,努力形成小地区市场,以实现工业化和壮大民主经济。虽然“进口替代战略”主要宗旨是希望解决拉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然而保护主义和内向性的特点使得该地区过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并未获得多少改善,这也使得地区经济表现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国际贸易价格波动影响,直接给经济带来严重损失,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长期存在外汇短缺,拉美各国不

得不走上负债发展的道路。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美国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和调高利率后,拉美爆发债务危机也属意料之中。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带来社会危机、政府动荡,国家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也受到冲击,整个拉美地区一体化在这一时期陷入停滞。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无法阻挡的世界潮流,整个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体制和政策,以适应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地区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成为各国的首要选择,即采取地区合作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新地区主义的浪潮。按照国内外学者的意见,所谓新地区主义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地区合作进行特指,以区别于 50—60 年代以来传统的地区一体化。80 年代停滞的拉美一体化运动不仅在 90 年代重新焕发活力,而且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以“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为指导方针,体现了区域内国家间的互惠互利和对区域外的低度保护,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于 1991 年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①初衷是通过对欧盟组建经验的继承,以实现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一体化合作,而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则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且带来诸多不能预计的风险,成员国经济因此频频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南方共同市场一体

① 南方共同市场,西班牙语全称为 Mercado Comun del Sur,简称为 Mercosur,因其成员国地理分布形状也被称为南锥体市场。南方共同市场自 1991 年成立以来至今已经先后接纳智利(1996 年)、玻利维亚(1997 年)、秘鲁(2003 年)、厄瓜多尔(2004 年)和哥伦比亚(2004 年)等国为其联系国。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后分别于 2012 年、2015 年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正式成员国。因此如无特指,本书在叙述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时一般均指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这四个初始成员国。

化进程也深受影响,并在2003年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随着世界金融局势的好转以及区域货币合作的推动,南方共同市场自2004年起逐渐“复苏”,并在此后的南美一体化以及西半球一体化发展中均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其与美洲地区外的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呈现积极态势,这些都表明了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初期时一体化战略旺盛的生命力和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特点以及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无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区域合作、经济独立自强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对于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发展中经验与教训的思考也将有助于厘清其未来发展前景。譬如,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拉美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严峻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危机,南方共同市场与地区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及一体化组织的自贸协定谈判并不顺利,其发展进程也再次陷入危机之中。这也需要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来自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双重压力,才能走出自身发展困境。

具体来看,在对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于1991年建立南方共同市场。这一时期重新发展、复苏的地区主义中的“开放性”特点在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合作战略中表现鲜明,这一点与拉美50—60年代以来的一体化战略有着明显区别。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后地区内贸易出现急剧增长,目前其已经发展成为与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并称世界四大区域经济集团,这些都可以说明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的成功之处。

第二,南方共同市场名称中的“南方”顾名思义,体现了其成立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一体化的范围仅仅局限在目前这四国的小圈子之中。2004年,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以及智利、圭亚那和苏里

南三国成立南美共同体,成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2008年5月23日,南美十二国元首签署《南美国家联盟条约》,宣布南美洲国家联盟(西班牙语全称为 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 UNASUR)正式成立。这些都反映了南方共同市场希望在南美一体化乃至整个拉美一体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三,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对维护地区传统安全与稳定的作用明显。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开创和维持国家间和平共处关系的一股重要力量,阿根廷和巴西长期以来都处于敌对局面,长期存在的普拉塔盆地公共河流的水力发电问题是双方争夺焦点。但是双方签署的一系列一体化协议,特别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最终建立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此外,如智利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6年成为其联系国后,也缓和了与自己至少有十年接近战争状态的阿根廷之间的关系。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维护了地区安全局势。

第四,在向世界经济的开放过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和地区安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遭受了沉重打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推动下,拉美各国在金融和贸易领域中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使地区经济受外部影响而波动的可能性加大。南方共同市场自1997年后便频频遭遇打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南方共同市场于1998年至2003年出现了严重经济衰退,并经历了1999年巴西货币贬值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直到2004年,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好转,地区经济才逐渐呈现完全复苏态势。但是拉美国家的金融领域如果不对外开放,拉美经济就很难适应世界经济和自身经济形势的变化,可在市场调控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拉美金融领域的完全对外开放又使它们失去自我保护,经济容易随着外部资金的进出变化波动。目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市场资金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尤其是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对于拉美金融领域影响不容忽视。在这一背景下,对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

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经济危机,以及地区货币联盟发展进程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无疑对拉美地区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种种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应对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对南方共同市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体化组织之间签署和正在进行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美苏博弈中曾经的一颗“棋子”,拉美各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实质体现了四国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希望通过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指导下的地区合作来实现地区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双赢,并以南方共同市场为“平台”进一步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深化和发展。随着世界对拉美地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需求的加大,尤其是拉美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得该地区越来越受到世界大国和经济集团的关注。对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经济集团和国家在拉美地区经贸活动的加强,也使很长时期都视拉美为其“后院”的美国十分警惕,并对自己的西半球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因此作为拉美一个极为重要的次区域经济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应对老布什总统(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于1990年提出的“美洲事业倡议”(The 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挑战的产物。当时,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等绝不会统一以美国“马首是瞻”,其发展战略是希望发展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主的拉美一体化,并以此增加拉美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谈判的实力,特别是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FTAA),以及与欧盟(EU)、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中为拉美国家谋求更多的利益。特别是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中的巴西作为地区大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并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并称“金砖国家”(BRICS),未来其地区发展战略与美国的西半球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因此,在2006年陷入停滞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谈判背后绝不仅仅只是双方在农产品补贴等具体贸易领域上的分歧。与此同时,南方共同市场

迄今为止仅仅与中东地区的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了自贸协定。埃及虽是巴西在非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但中东地区的其他几个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分量都很轻。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战略原本以“开放”为其特点,但是与其他国家、地区及一体化组织进行的大部分自贸协定谈判却一直难以前进,这不得不令人反思。

第六,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南美各国近年来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中国已经成为南美丰富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产品的重要市场。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与发展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与以往相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来,中拉贸易额最初只有2亿至3亿美元。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拉贸易获得飞速增长。2007年,中拉贸易额更是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当前,中国几乎与所有的拉美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但其中90%左右集中在巴西、古巴、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其中,巴西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发展最为迅速,目前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6年10月《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自1997年10月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开始首次对话,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对话也一直在进行中。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拉美政策第一个文件,中国同时于2008年获得美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99%的高赞成率投票通过成为其成员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拉战略关系更是获得了大发展。2013年5月底6月初,习近平主席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2014年7月中下旬,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共同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建立“1+3+6”合作新框架以及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同年,中国确定与阿根廷、委内瑞拉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上此前的巴西、墨

西哥和秘鲁,中国已与五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月初,中国-拉美与加勒比共同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等三个成果文件。5月,李克强总理开启对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四国的正式访问,进一步落实中拉全方位合作项目。因此,对于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以及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经贸关系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在中拉构建互利双赢的经贸关系以及中拉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等方面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框架的构建与研究内容

1991年3月26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宣告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在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中,由于受到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于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其成员国巴西和阿根廷也在1999年和2001年相继爆发货币危机,南方共同市场于1998年至2003年出现了严重经济衰退,并在这一时期几乎面临解体危险。最终,南方共同市场通过推行区域货币合作等措施,再加上世界金融市场的逐渐好转,地区经济一体化局面才逐渐呈现复苏态势。2008年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方银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南方共同市场的这种“复苏”。按照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的这一脉络,本书的研究将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进行:(1)以南方共同市场发展历程作为实际案例,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以及数据,对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进行一次系统与全面的梳理与分析;(2)在分析中将特别交待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以及拉美一体化历史传统对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的重要影响,总结与评述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之处;(3)在分析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中,将着重研究与之相关的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大”这两部分重要内容,并在分析中融入自己的评论和看法。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本书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除前言和结论外,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对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理论背景、产生原因、主要内容、具体特点以及存在缺陷进行论述和分析,并试图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区域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拉美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特点。拉美地区一体化运动历史悠久,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无法脱离拉美传统一体化理论的影响。因此本章将首先介绍19世纪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以及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专家们为拉美地区制定的发展主义理论等,对拉美传统一体化理论进行一次简单的梳理。拉美一体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是19世纪初南美的解放者玻利瓦尔,但由于当时缺乏实现一体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能够取得预期成果。20世纪50—60年代一直是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专家们提出了通过市场一体化促进拉美经济发展的建议。虽然“进口替代”战略在50年代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拉美经济发展60年代时已经由此萌生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支付平衡危机使得地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陷入停滞状态,一些成员国甚至公开宣布难以完成所签署的一体化协定。而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也使得拉美一体化陷入了衰退和停滞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国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要求拉美国家实行经济调整。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要求拉美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调整,以此作为债务谈判的条件。与此同时,拉美经委会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更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到来,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理论”实质上是对拉美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的一种革新和尝试。而这一时期的拉美一体化运动也顺应了这一趋势,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指导方针,体现了区域内国家间的互惠互利和对区域外的低度保护,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第二章则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作为案例研究,通过对其产生背景、建立目标、内部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根据其在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上取得的成绩,探讨其实行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特点。南锥体国家的一体化构想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被提出,70 年代末后,由于阿根廷与巴西面临经济困难,双方迫切要求加强各方面合作,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一体化协议,最终促成南方共同市场于 1991 年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看似是建立在一个开放市场和限制选择收益的自由贸易区概念之上的,它希望建立的地区一体化包括两个目标:(1) 使得南方共同市场可以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 作为提高成员国国际经济竞争力而建立的地区“平台”,促进内部工业贸易发展和提高对外资市场不断上升的吸引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南方共同市场是阿根廷与巴西国内生产改革和加入世界市场竞争改革的副产品,它的中心因素就是宏观经济稳定和贸易自由化。还有学者则认为它是从巴西的大国战略出发。南方共同市场体现了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地区安全的特征,经济一体化带有其在政治上的慎重考虑,“开放的地区主义”在这里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模式和和平共存的政治模式的象征。长期充满敌意的阿根廷和巴西在经济合作利益下化敌为友是南方共同市场得以建立的基础,经济目标最终帮该地区赢得了地区安全,两者在这里实现完美结合。此外,虽然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模仿欧盟模式,然而它并没有建立起类似欧盟的“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其成员国的管理模式和谈判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三章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方共同市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以及其实现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发展中国家虽然希望以区域一体化集团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因为其国内经济以及金融结构等原因往往事与愿违。1999 年巴西雷亚尔贬值危机和 2001 年阿根廷货币危机便是十分明显的例子,而南方共同市场也被成员国的国内危机殃及,甚至整个一体化进程在这一阶

段出现停滞局面。一些西方学者将南方共同市场这一时期爆发的危机归为阿根廷和巴西“两个主要合作伙伴的敌对的宏观经济条件”。事实上,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由于南方共同市场两大成员国阿根廷和巴西经济形势严峻,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即便是在区域集团内部进行的自由贸易也相互限制,这使得南方共同市场不仅原定的一些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在2001年几乎被认为归于“失败”。一个经济体应对外部打击的能力是其能否成功融入世界市场的关键。就地区主义而言,这种能力由两种连环制度体系决定。一是国内行动框架,一是正在形成的地区框架。无疑,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这一时期植根于通货膨胀和旧的金融结构之中的金融危机无法通过当时的一体化合作来解决。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实现区域货币合作的提议重新引起成员国的重视。

本章将主要综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标准对南方共同市场实现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凯南(1969)、英格拉姆(1969)、爱德华·托维尔等(1976)等人对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南方共同市场实现货币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成员国间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2)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只有流动的程度;(3)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合作。虽然目前南方共同市场还不十分符合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但是根据弗兰克和罗斯(1996)从欧盟经验中得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endogeneity)特点。即在加入货币区之前,一国可能并不符合传统最优货币区标准,但一旦加入货币区,通过固定利率或货币同盟加速贸易一体化消除汇率风险,有助于次地区产品和服务周期波动的同时出现,从而使其宏观经济结构向货币区的核心成员国集中,实现满足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实现货币一体化仍具有较大可行性,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的几种趋势。

第四章主要介绍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对于南美一体化乃至整个西半球一体化的重要影响。南方共同市场在其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寻求推动整个南美地区一体化的意图十分明显。1994年9月,南方共同市场邀请拉美各国进行会谈,强调共同市场的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原则,并邀请南美其他国家加入南方共同市场,以便形成以南方共同市场为核心的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自成立以来便显示出极大的开放性特点,更加重视扩大其在拉美地区的活动,这一方面是受拉美一体化协会致力建立一个大自由贸易区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南美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反映出南方共同市场希在西半球和国际舞台上的地缘战略思想。与南美国家的谈判,也将更有利于南方共同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体化协议,特别是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增强力量。此外,经济上考虑也是南美地区优先的原因之一,扩大南美市场服从于经济规模,所产生的效率最终将减弱与欧盟和北美或者两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南方共同市场自建立以来先后吸收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相继于2012年、2015年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正式成员国)、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为联系成员国或者伙伴成员国。2004年,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以及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三国成立南美共同体。2008年5月23日,南美12国元首在巴西首都签署《南美国家联盟条约》,宣告南美洲国家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南美各国朝着一体化构想又前进了一大步,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建立也将强化成员国之间经济、金融、安全、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整合。

此外,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无法脱离美国的西半球政策影响。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面对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以欧盟为主的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挑战,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改传统的自由贸易区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做法,1990年6月27日,老布什总统在对拉美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提出“美洲事业倡议”,拉开了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序幕。虽然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整体而言并不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但是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分歧依然难使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美国在美洲自由贸易区

谈判中达成妥协。因此,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在 2005 年出现停滞并不意外,而且究竟何时可以重启目前看来也遥遥无期。不过,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过程中,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集团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博弈,不仅充分展现了其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而且希望通过地区合作从而在世界舞台中获得更有利地位的初衷,这也是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战略推行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五章将主要介绍南方共同市场实行开放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后,积极与美洲地区外的国家、地区及经济集团之间签署或正在进行谈判的有关自贸协议,并且特别分析了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以及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特点。目前,南方共同市场已同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建立了对话或合作机制。这些一方面表明其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开放性特点,另一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集团的紧密联系也反过来加强其在地区内和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南方共同市场跨区域的自贸谈判中,它与欧盟有关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尤其令人关注。双方基于历史渊源和战略利益的考虑经济靠拢,关系日益密切。虽然因为欧盟在农产品准入问题上立场丝毫没有让步以及巴西等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内部严峻的经济形势而导致双方谈判时常陷入僵局,但双方始终没有停止接触,未来建立自贸区并非全然无望。此外,南方共同市场也十分注重与亚太国家的经贸联系。自 1993 年拉美经济体系部长理事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提出向太平洋转移的拉美对外战略思想后,南方共同市场就开始把发展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置于重要地位,积极发展与印度、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本章还特别分析了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的经贸合作特点,以及中拉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对策。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关系为中国进入拉美地区提供新的拓展机遇。中国和智利签署了在拉美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并以此作为进入南美市场的桥梁。本章将首先从中拉双方产业结构的特点对双方经贸关系进行分析,以此得出双方经贸结构中互补性大于竞争性。随后再

具体分析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特点以及未来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提出相应建议与对策。同时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和投资合作更加重要,随着中国在 2008 年成为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的正式成员国,再加上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与贸易不断增长,双方经贸关系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也给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在本书结论部分,将结合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现状,对于其未来深化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由于南方共同市场目前依然是一个不完全的关税同盟,其成员国在宏观经济等诸多领域依然存在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等成员国正面临严峻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危机,因此南方共同市场究竟何时才能实现其建立共同市场的最终目标还很难判断。而其新成员国委内瑞拉加入则更是“吹皱一池春水”,由于成员国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反对声音不绝于耳。此外,委内瑞拉已故总统乌戈·查韦斯指定“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自 2013 年 4 月就任总统以来,委内瑞拉的政治与经济局势便一直令人担忧,因此接纳委内瑞拉成为正式成员国对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进程来说也是一次严峻挑战。此外,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已经宣告其失败的结果,但是新的替代思想始终没有出现,而新民粹主义在拉美左派政府中受到拥戴,并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消极影响,全球经济形势至今仍未走出低谷,欧盟也被成员国债务危机所困扰,在这种背景下,南方共同市场无法也不可能避免全球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实现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方银行最有力的支持者委内瑞拉目前紧张的局面,地区大国巴西又陷入经济低迷状态,南方银行事实上处于无法启动的状态,这也使得南美地区的货币一体化陷入了困境。同时,南方共同